非常人語

六四是座神壇，而吾爾開希是壇上的神。他說，二十一歲時旁邊坐的不是圖圖主教就是達賴喇嘛，隨便寫張書法就能賣三千美金，他原打算參選台中立委補選，理由之一便是：「台灣像我這樣經歷的人不多。」

沉醉盛名的同時他又帶著「負罪感」，六四的船沉，而他是倖存者。他工作不定，連父母也難見一面。宣布參選的第二十六天，他宣布退選。活著何其不易，如果時光停在廣場的坦克開進來前那一刻就好了，現實還未逼近，神壇未垮，而他還是神。

撰文：鄭進耀　攝影：賴智揚　設計：范育舒

沉醉與負罪

吾爾開希

▲王丹（右起）、吾爾開希和柴玲都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裡重要的學生領袖。

吾爾開希 維吾爾族人

- **1968年**出生於北京
- **1989年**參與六四民運，是天安門廣場上的重要領袖之一
- **1994年**與台灣女子陳慧玲結婚
- **2004年**頻繁上政論節目，成為名嘴
- **2009、2010、2011、2013年**企圖從香港向中國當局「自首」回鄉，都遭遣返。
- **2014年**參選台中市第六選區立委補選，又宣布退選

想從政

順著連勝文的話題，他提到這次選舉，「我這個共產黨通緝的要犯，只要合法當選，是給中國一個重要的訊息。」他總是在各種夾縫裡看到機會，比如這次選舉裡的「反中情結」。他又說：「台中就是中間選民很多的地方。我這次不代表任何政黨。」說的是自己受柯文哲在台北勝出的啓發，於是參選這次台中立委補選。

參選還有個遠因，他曾經主持廣播、上政論節目當名嘴：「那是做爲一個公共知識份子的責任，上節目可以罵自己想罵的人，說自己想說的話，很過癮，這事很有影響力，我何必從政呢？」又說，這幾年電視台爲了討好中國市場不發他通告了，讓他失去做爲一個「公共知識分子」的舞台，於是只好從政。

他信心滿滿說自己當選機會很大，又說採訪的下週要辦競選總部成立大會，一週後，他改口不設總部，改辦造勢大會，還說楊憲宏謹慎考慮後，願意出任他的競選總幹事，而楊憲宏卻說他婉拒這件事。

造勢大會還沒辦，吾爾開希就說他不選了，改參選二〇一六年的立委選舉，他說：「選舉是爲了溝通政治理念，這一、二個月來不及做溝通。」你還認爲勝選機率大嗎？「二〇一六年的勝算大得多。我現在算是提早投入選舉。」是受陳爲廷事件的影響嗎？「二件事擺一起我很無奈，根本不相關。」二〇〇五年間，本刊曾拍到他與女性友人上夜店的照片，他辯解：「我從不到粉味的店，只是愛喝點威士忌而已。」吾爾開希所有的選擇都是一念之間，任何的選擇都有漂亮的理由，那是他在夾縫中練就的存活術。

憶童年

吾爾開希從小就懂得如何在夾縫裡生存。一九六八年出生於北京的他，是維吾爾族人，父母是民族出版社的翻譯。生活在漢族的千年帝都，吾爾開希感受到生活的歧視：「多數人是你的朋友，但還是有少數人對你不友善，會公然叫你蠻子、韃子。」

在族群的夾縫裡，吾爾開司的老闆，說他們要下班關門，問我們何時可以結束。原來這個掛著土地開發公司的辦公室是吾爾開希「借來」的。這幾年，吾爾開希開過環保公司、科技公司、進金融圈、還當了幾年的電視名嘴，問他這幾年在做什麼？「我在創投公司，跟連勝文做的類似。」他遞上了名片，乾淨的小卡片上沒有任何頭銜、公司名稱，背面一個QR CODE，以手機登入，直接連結到吾爾開希的個人網站。

吾爾開希身材高大，聲音洪亮，採訪時說對勝選有信心，26天後卻宣佈退選。

希處理的方式是：「成績一定要好，尤其是國文，我中學的國文都是全校前幾名，你在這方面歧視我，我就要在你的語文上贏你，讓你沒話說。」之後，他考上了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系，在時代的縫隙遇上天安門事件。

談英雄

「那時候不知道害怕，不是多勇敢，而是有太多的焦慮、不安，身上的責任這麼重大，大到你沒有時間害怕。」如果，時間凝住不會發現那是一個過度膨脹的年代，焦慮被放大，英雄也被放大。時間若是停在坦克車開進來廣場前一刻就好了，舞台上的學生還是英雄，現實帶來的坑坑疤疤還很遙遠。

民運期間，吾爾開希接受採訪，記者問他：「你英雄感很重吧？」他回說：「如果英雄感指的是自信心，那算是吧。」記者又問：「自信心會不會太多了一點？」他笑答：「是有那麼多一點。」和李鵬見面時，他因絕食送醫，又從醫院逃出來，穿著一身病服，李鵬說：「你們就跟我的小孩一樣，比他們還小……。」吾爾開希打斷了李鵬的發言，要求進入實質會談，李鵬氣到結巴：「你這樣，不太……。」旁人接話：「不太禮貌。」

吾爾開希的人生高峰大概就在此刻了，此後是漫漫的流亡歲月了：「原本我們是在同一條船上，現在船沉了，而我卻倖存下來，那種負罪感是一輩子的。」他現在固定時間捐血，每次台灣大小選舉，他必定投票，這是他面對負罪感的方式。

至於其他人呢？柴玲三年前公開表示，原諒鄧小平和李鵬。吾爾開希對昔日的戰友有些物傷其類的同情：「柴玲還是一個英雄，雖然我不贊同她的意見，但有誰像她這樣把自己的一生都賠進去了？」倖存的不比死去的折磨還少。

活著何其不易，才見過廣場血腥鎮壓，吾爾開希幾個月後到了美國，被媒體、僑界捧上了雲端，隨便寫個書法就能賣三千美金。他說：「很多人說，少年得志大不幸，我一直沒有得志，但少年就出名而不得志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另一種不幸。」

早成名

廣場上俊美、五官深邃的吾爾開希，現在雙頰鼓著肉，腰腹突著一圈，他愛美食愛美酒，甚至負面消息也跟吃食有關，像是用民運捐款吃龍蝦，海外民運人士胡平則解釋，「一個二十一歲的孩子總是會做些傻事說些傻話，成名來得太快，大家就等著看他跌倒出糗，你說那個龍蝦宴多貴？我們不過是開完會，大家去吃頓好的，波士頓的龍蝦有名但不貴，一人十美金，不是外傳的鋪張浪費。」

吾爾開希十分關心中國人權問題，只要是相關的場合都能見到他。

我們在一個豪華而空闊的辦公室進行採訪，後來才知道是吾爾開希跟朋友商借的。

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，吾爾開希因絕食送醫，之後穿著病服跑出來參加李鵬的會面。（翻攝自網路）

吾爾開希在哈佛大學認識了妻子（左）之後定居台中，但目前已離婚。（翻攝自網路）

對於那段日子，吾爾開希說：「我曾經迷惘過，有些逃出來的人最後瘋掉，我覺得委屈，又想家，最後就躲起來。」他當時遇到的台灣女子陳慧玲大概是這段日子能拉住他的浮木，他們相戀結婚，回到台中定居，這一待十八年，超過吾爾開希在北京的十七年（中學三年在新疆）。

欠卡債

他喜歡維吾爾族的美食，偶而會下廚給家人吃，又談到十九歲和十五歲的兒子，但絕口不提妻子，之後我們才從他的朋友口中得知，二人已離婚多年，甚少往來。而那張空白的名片，台北金融圈並沒有人認識吾爾開希，他是這樣解釋的：「我的公司在中國有很大的生意，怕受影響，我不能說名字，在公司也被要求不叫吾爾開希，另外取一個英文名字。我是合夥人，不必進辦公室。」

他的好友楊憲宏證實，吾爾開希已經好一段時間沒有工作，「他很辛苦，因爲總有些想做的事，所以沒辦法長期做一份固定的工作。」如何過活？「大概有人捐助吧，但就是一個呷菜飽，餓不死的狀況。」二〇〇五年間，吾爾開希曾欠下六十三萬的卡費：「那段時間公司狀況不好，本來公司該付的款項都我先刷代付，債算到我頭上，怕影響公司聲譽，我才選擇不說。」不過，根據當時銀行公布的資料，這六十三萬的卡費包含高檔餐廳和飯店。

我突然明白，吾爾開希對柴玲的評價：「我們把所有的人生都賠進去了。」六四的光環如此巨大，卻連生爲人子的基本需求也不能保證。當李祿回到中國，王丹也在台灣和香港見到父母，吾爾開希的父母卻因是新疆人，事涉族群問題無法出國，吾爾開希多次闖關返鄉，都被遣返。

難返鄉

他現在每天和父母通電話，二〇〇〇年，他們第一次使用電腦視訊：「我特別穿上好一點的衣服讓自己看起來體面一些，父母急著見兒子，不曉得要打扮一下，所以我見到父母最眞實的樣子，他們都老了，而且我看我媽講話的樣子才知道她中風了。」他懷念北京的灰牆紅瓦，還有清晨的薄霧，但他知道這些都不在了：「看到一些北京的新聞片段，可以找到一些痕跡，會覺得那還是我的城市，只是變了。」歷史一去不返，他夾在時間的縫隙裡。

採訪結束，我們在路邊攔了計程車，司機聽我們在討論選舉插話問：「選舉不是結束了嗎？」我向司機介紹，這是打算參選的吾爾開希，司機嗯了一聲，又問：「誰？是日本人嗎？」

壹週刊 本篇有動新聞 請趕緊免費下載 台灣壹週刊App觀看